

◇ 内疚城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

我的同事小武是出了名的怕老婆。我那幼稚懵懂的儿子,有时见到他,也会气呼呼地指着他的鼻子说:“你没用,怕老婆!”其实追溯起来,却不过是某次在宴席上敬酒,他站着不肯坐,他老婆说,你坐下,小武无助地四顾了一下,赶紧坐下了。

我们因此经常拉他一起探讨男人到底为什么怕老婆。当然,有关这点,早在明代,谢在杭就在他的《五杂俎》中钻研过了。他说:“惧内者有三,贫贱相守,艰难备尝,一见天日,不复相制,一也;枕席恩深,山河盟重,转爱成畏,积溺成迷,二也;齐大非偶,阿堵生威,太阿倒持,令非己出,三也。”也就是说,男人之所以怕老婆,通常有三种原因:一种是贫贱夫妻,艰难备尝,甘苦与共,一旦富贵荣华,遇有争执,男人想到旧日恩情,自然让之避之,以致怕之矣;一种是老婆貌比天仙,漂亮非凡,男人自觉三生有幸,爱得排山倒海,天昏地暗,杀身以报都干,自然不能也不敢拂她的意;还有

瓯海水系多、桥也多。但去瓯海,一定不能错过将军桥。一条河流淌一段历史,这一座桥,也记录着瓯海一段将军治水的故事。此行,我们见到了治水将军龚欧涛的后人,这一人一桥的故事,在将军后人的叙述中、在温州的山水记忆间,静静流淌。

瓯海的将军桥,桥跨勤奋河,是上河乡通往温州城的必经之路。桥在唐代时,叫行春桥,因邻河边将军庙,也被当地百姓们俗称为将军桥。龚欧涛是晚唐时期的温州郡将,为了应对嵊县的裘甫叛乱,他率兵抗击,在行春桥附近激战时不幸溺水。反兵也因此受挫退出,鹿城得以保全。为了纪念龚欧涛,行春桥后来就改名为将军桥。

将军桥的故事有点悲壮,但温州人民真正记住龚将军,并不仅仅因为他阵亡于将军桥附近。温州历来水系丰富,东晋时期,西郊郭溪、瞿溪、雄溪三溪之水汇入城南两个水门,城内就已形成一个活动水网。“三溪”汇集,常有水患。《温州市志·大事记》中记载,

《水浒传》第六十回的曾头市之战,宋江颇有“黄袍加身”之嫌。

话说宋江同众好汉在外打了胜仗,班师回寨途中,忽然,路边一大汉倒头便拜。此人自我介绍,名叫段景住,盗得大金王子的坐骑夜玉狮子马,本欲进献宋江,却被曾家五兄弟抢夺,对方还用污言秽语辱骂梁山好汉。段某这番话,好生奇怪。明明晁盖是梁山泊老大,他却当众说要献马宋江。不过,这种低情商的人也是有的。

然后,宋江把段某领到山寨。在更多豪杰面前,段某不断说马的事。宋江自然派戴宗去曾头市打探,结果带回曾头市井小儿口口相传的顺口溜:“……扫荡梁山清水泊,剿除晁盖上东京。生擒及时雨,活捉智多星。曾家生五虎,天下尽闻名。”就这么点不值一提的把戏,晁盖竟勃然大怒,决定亲自领兵,攻打曾头市,决心“不捉的此辈,誓不回山”。宋江表态说:“哥哥是山寨之主,不可轻动,小弟愿往。”晁盖接上就是一句:“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。你下山多遍了,厮杀劳困。我今替你走一遭。下次有事,却是贤弟去。”一把手说这种话,怎么听怎

惧内

一种则是门户不对,老婆财大气粗、光焰万丈,逼得男人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,最后人仰马翻,俯首帖耳。在该书中,谢在杭还分析了怕老婆的人。说小人怕老婆,是怕老婆的厉害;聪明人怕老婆,是因为爱老婆;穷人怕老婆,是要靠老婆养活;有钱人怕老婆,是怕烦偷安;老婆丑而惧怕,是因为老婆能持家;老婆刚过门就怕了,是惑于床第之欢;有孩子而怕老婆,是顾念孩子;没孩子而怕的,是想生一个。根据谢氏理论,最后我们一致举手通过,小武是因老婆厉害,这才畏之如虎。

小武听了也不反驳,最多说你们懂什么,我老婆说了,怕老婆的是上等人,爱老婆的是中等人,打老婆的是下等人。有天他来我办公室闲谈,说起若干年前,曾于一本书中读到有

个驸马爷和侍女偷情,不想公主好手段,她先下令在驸马爷的前额上剥了一块皮,又在侍女的阴部剥了一块皮,然后交换着贴在原处。这一异体植皮手术居然成功了!虽然侍女后来寻了短见,驸马爷却不得不终日顶着那块皮,行走于政府各部门,令见者绝倒。最后小武总结说,这样的老婆连鬼都不敢招惹,人哪有敢不怕的?但我后来发现,这小子狡猾啊。他的怕老婆,原来是用来做挡箭牌的,只要不利于己的事,均以怕老婆为托词一推了之。

前两天休息,和家人在宝石山上碰到了小武夫妇,我儿子连忙兴高采烈地迎上去,大着嗓门说:“老婆有什么可怕的。”小武好心情,他笑嘻嘻地说:“几年前的一个情人节,一只被猫追赶的老鼠误入花店,发现无路可逃,就顺手拿起一朵玫瑰花准备抵抗。哪知猫见后当即羞涩地低下了头,忸怩地说:死鬼,太突然了!”他指指身边的老婆,“我就是那只老鼠,她就是那只猫。”

瓯海的一人一桥

唐总章二年(669)六月,飓风暴雨,海潮高涨,永嘉、安固两县被冲毁民宅6848间,溺死9070人、500多头牛,受损田禾4150顷,朝廷遣使救灾。睿宗文明元年(684)七月,温州大水,漂流4000余家。龚欧涛是温州兴修水利任务的执行者。唐会昌三年,他调任到温州,时任温州刺史的韦庸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,将鹿城西南一带的郭溪、瞿溪和雄溪以及其他河流疏通在一起,把它们和温瑞塘河以及瓯江连接起来,这也就有了后来的会昌河。旧时都是农业社会,所以水利灌溉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要。龚将军虽然牺牲于温州,但他实实在在的惠民政事记在温州人的心里。在温州郭溪一带,“龚”姓居民很大一部分都是将军的后人。

在任桥村龚氏后人重修的龚欧涛

将军纪念馆,为我们讲述这段将军治水历史的,就是龚将军的后人龚中和。2020年,龚中和在任桥村村民们的推举下,走马上任村书记,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:“有人问我为何愿意出来当村书记?其实就是反哺吧。”龚中和说,自己家原来条件并不好,1990年代初,任桥村个体企业不少,村里的个体企业对他所从事的加工作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,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,龚中和的生意有了起色,但这些年,他也一直想为村里干点实事,“就像龚将军那样。爱出者爱返,福往者福来。”龚中和说。

时光流转,不变的是将军桥传颂的治水故事和精神。如今的将军桥边,矗立着将军龚欧涛的雕像;龚家子孙也在温州传承着龚家家训中的持家治业、立身处世的居家之道。快艇在温州的母亲河中疾驰,将军和桥以及沉淀下来的故事,从千年之外横跨而来。

瓯海的水系,一刻不停地流淌,娓娓地,仿佛一位老者在说着些什么。

理应该形影不离,何况这次晁盖带的都是老部下。即便段某和曾头市的那段顺口溜不是宋江设计安排的,但吴用的高高挂起,莫非是三十六计之将计就计?

仅仅因为对方舆论攻击就要对人大动干戈,晁盖实在不懂政治,倒像村野蛮夫。他好像被人算准了是低能自负之辈,结果大败而归,中箭身亡。晁盖死前对宋江说:“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,便叫他做梁山泊主。”这话说的,任谁处在准老二的位置都像吃了只苍蝇。平心而论,晁盖的心胸与智商皆不足以做首领。就凭这不开窍的临终遗言,我看他与王伦也是半斤八两。

宋江的演技了不得。晁盖闭眼,他哭得如丧考妣。当众人推举他为梁山泊主时,他的表演比赵匡胤更到位,立即抛出前领导送的“苍蝇”:“却仍不可忘了晁天王遗言。”其实不过是要大家解决名正言顺的问题。宋江上任后并未立即攻打曾头市,第一把火,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,接着调整梁山泊大小将领位次。自此,梁山泊水泊寨里,人心悦服,皆大欢喜。

蹊跷的曾头市之战

么别扭。施耐庵接下来写道:宋江苦谏不听,晁盖忿怒,便点起五千人马,请启二十个头领相助下山。其余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。

忿怒与愤怒是不同的。愤怒是怒不可遏的,很激烈,生怕人家不知道。忿怒是怒而不发的,很压抑,竭力不想外露。话说三遍泛屎臭,宋江一个劲地“苦谏”,好像晁盖不会打仗似的。小说家虽没说明,通过一个动词,一个形容词,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尴尬场面,一屋子人没有不尴尬的。往日三打祝家庄、攻打高唐州、迎战高俅,晁盖都没有出面。宋江几战下来,声望如日中天,早已功高盖主。王伦的下场有目共睹。这会子,晁盖主动出山,恐他已深感地位动摇的危机,旁边那人保不齐没有二心。

吴用没有随军出战,不免叫人顿生疑窦。前几战都是吴用献策用计,运筹帷幄。晁盖与吴用是老搭档,按

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,媒体人,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◇ 文史同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;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;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